

地铁,你试乘了吗?这几天,成了南通街头人们见面的口头语。面向未来,鸟语花香。南通,开往春天的地铁。

又不是头一回乘地铁,这次怎么变得如此莫名地兴奋?因为乘的是自己生活的城市刚刚兴建的、通到我家门口的地铁。

9月19日9时,我相约几位好友开始了南通地铁1号线的试乘之旅。

我们从政务中心站踏级而下,旁边是扶摇直上的电梯,仿佛走进一座偌大的地下现代宫殿,时尚、整洁、气派。站台两边轨道,机车来往穿梭,刚好一趟地铁关门启动,有乘客后悔“来晚了一步”,年轻的工作人员满面笑容说,别急,6分钟一班,马上就到。说话间,果然一班地铁靠站,乘客们蜂拥而上,不是急于抢座,而是一睹舱内真面目。这列机车共有6节车厢,两边座椅,中间手抓吊环,明亮而舒适。大家纷纷用手机拍照片、拍抖音,把第一次试乘地铁的喜悦分享给亲朋好友。

我们选择的是平潮方向,一路向前,向前。一阵阵“嚓、嚓、嚓”轻微的声响在耳边流动,这是飞驰的动车与空气摩擦的声音,可见速度之快。2分多钟就抵达下一站。停车、开门、下客上客,关门、启动,都是在乘客不知不觉之中运行。地铁,不受任何自然天气的影响,无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雨,我自飞奔如履平地;不受城市交通状况的限制,不管路多么的堵多么的挤,我自运行畅通如初……眨眼的工夫

寻常巷陌

江南菱之味

□展颜

周末,去嘉兴小旅行,当天往返。没有做攻略,只是去南湖边走走,顺便吃吃当地的特色菜。我称之为精神吸氧,换一个场景,呼吸下他城的空气,让情绪流动起来。

此季的嘉兴餐馆,家家都做同一道菜——葱炒南湖菱。南湖菱是嘉兴特产,把鲜嫩雪白的菱肉剥出来,拿葱花爆炒一下,就成了一盘清新可口的“荷塘小炒”。

菱,通常叫作菱角。顾名思义,菱是有角的。然而南湖菱却是例外,它长得碧绿圆润,两头无角,肉嫩汁多,炒来吃爽口甜脆,所以嘉兴餐馆个个都拿它做招牌菜。落座一家古色古香餐馆的雕花木窗下,临河吃一盆葱炒南湖菱,江南秋之味就铺天盖地弥漫开来。

江南地区,有首流传很广的民歌《采红菱》。这首爱情歌谣里唱的是红菱。和无角南湖菱不同,红菱是有角的,且有四个角。有年秋天,我去昆山锦溪古镇旅游,沈从文曾形容锦溪宛如睡梦中的少女,择了清晨八点前往,一窥究竟。彼时,古镇已经苏醒,在巷口遇到一个卖四角红菱的阿婆。她把红菱浸泡在水盆中,红艳艳的,仿佛少女酡红的脸颊,新鲜诱人。阿婆讲,这种水红菱又叫“苏州红”,剥开果肉,和毛豆一起炒,秋天就被你吃进肚里去了。中午的时候,我在锦溪一家农家乐点了一盘“红菱炒毛豆”。吃着“秋天”时就在想,锦溪阿婆好像一位诗人呢。

亦想起多年前的一个秋日,和姐姐一起去看望如东郊区的一位朋友,朋友带着我们坐上他家的小木船,划进菱田田间的小河中。船摇,水荡,一池碧水闪着翡翠般的光彩。我们边划着船,边唱起了采菱歌,把手伸进水里,一俟采到了菱角便像中了奖似的,万般兴奋,笑声和歌声荡漾在如水的秋光里。因为采摘的时间有些晚了,菱角的肉质已经偏老,老菱肉硬,一般不会剥开炒着吃,而是直接连壳带角地煮,煮熟了菱角的外壳颜色由青色变成褐色,牙口好的一咬咬成两半,老菱肉有嚼头,粉酥略带甜味。牙口不好的则拿刀剥成两半,吃起来就不费牙,如糖炒栗子一样。

《红楼梦》金陵十二钗副册里有一位香菱姑娘,每每吃菱角总会想到她。香菱生于江南姑苏,不幸四岁被拐,从此命运改变,成了薛蟠的一个小妾。薛蟠新娶的妻子夏金桂看她不顺眼,故意找碴说菱角不香,要香菱这个名字“不通之极”,所以她改名叫秋菱。香菱反驳道:“不独菱角花,就连荷叶、莲蓬,都是有一股清香的。但它那原不是花香可比,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,那一股清香比起花儿都好闻呢,就连菱角、鸡头、苇叶、芦根得风露,那一股清香,就令人心神爽快的。”——的确,菱叶根植污泥之中而不染半点污秽,菱的味道是需要静静品的,正如世上一切好东西都需要慢慢品,它们的香,不似桂花那般浓郁,而是淡淡的暗香,浮动在清澈甘冽的水色秋月里。



地铁试乘记

□海德



远处温暖一盏灯

□孙同林

日前,在农史馆里,我看到了一盏久违的煤油灯。其实这不是正宗的煤油灯,虽然形状相似,有灯座,有灯头,也有灯罩,却不烧煤油,灯头是一个细小的灯泡,发出的光远比当年棉纱灯芯发出的光明亮。不过,它却勾起了我的怀旧情绪。

我是在煤油灯灯光下长大的。小时候,家里用的是那种自制的简易煤油灯,就是在墨水瓶口上盖一铜钱大小的铁片,铁片的中间灌一芯管,再在芯管里穿上棉纱作灯芯,点亮了用以照明。

煤油灯用的是煤油(后来也曾用过柴油),也称火油,是石油中提炼出的一种无色透明液体,因为这种油当时还靠进口,所以又叫洋油。当时的煤油属紧俏商品,价格贵且不好买。所以,每天晚上要到很晚了才点灯,而且,那灯头也被母亲拨得很小很小,小到仅有的一点微弱之光。

晚上,只点一盏灯,一家人就着这盏灯,各人做各人的事。为了照顾到远处,父亲在厨房的立柱上钉一个钉子,将煤油灯挂在高处,高灯远照。尽管有点模糊,但一家人都能看到。离灯最近的自然是兄弟,几个人各占一方,借着昏黄的灯光默默地看书、做作业。母亲坐在一旁,一针一线缝补衣服或者纳鞋底。祖父和父亲则坐在较远的地方,收拾着农具,或者剥玉米、编草鞋,干其他家务活……煤油灯陪伴我们一家人度过一个一个漫漫的长夜,也伴随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夜……煤油灯下的屋子里,显得异常的宁静,母亲纳鞋底扯鞋绳的声音,父亲剥玉米玉米粒掉进箩筐里的声音,我们在本子上写字刷刷的声音,有谁咳嗽的声音……都能听得十分清晰。

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点起来火苗红红的,上面冒着黑烟,有风吹来,灯头摇曳,一家人的身影晃动在墙壁上,便有了生气。煤油灯点着时气味刺激呛人,而且,燃烧时产生的浓烟雾会把人的鼻孔熏得黑乎乎的。早上起来如果咳嗽,吐出的唾沫也是黑的。煤油灯照明,还要有人不时剪掉灯芯上烧出的灯花,不时抽动灯芯,防止灯光变小、变暗。有好几次,我在做作业时,因为离煤油灯太近,前额的头发被烧焦了,母亲闻到了焦味才惊觉。

点煤油灯的夜晚,灯光虽然昏暗,却很开心:一团漆黑里,只有如豆灯光,这灯光就成了一家人的核心。多少个夜晚,我坐在灯下读书,煤油灯光映着书上的文字,也温暖着我的心,指引我一次次走向成功的彼岸。做完作业,大家常常还要做儿游戏,用手做出种种造型,投影在墙壁上,或是一个狗头,或是一条鱼尾,引来一家人的阵阵欢笑。

姐姐出嫁那年,父亲在给姐姐做嫁妆的时候,顺便买了一盏带罩子的煤油灯,这可成了一件奢侈品。跟墨水瓶煤油灯比起来,罩子灯亮多了,灯头白闪一闪的,灯头上的烟从罩子顶上腾出,不再呛人,特别是风对它的影响不是很大,移动时不需要用手捂着灯头,小心翼翼地走。但母亲却一直不舍得用。罩子灯耗油多,而且灯罩容易碎,换一个灯罩要好几角钱呢。

在我上初中的时候,家境依旧困难,可祖父不准我再用墨水瓶油灯,换成罩子灯。祖父说,你们现在作业重了,煤油灯头小,伤眼睛。听你们老师说,灯光还会影响学习,灯亮了读书的心情就不一样。用罩子灯我自然高兴,但想着家里的困难,就悄悄将灯头拧得小小的。祖父知道了我的心思,就伸手又把灯头拧大些,祖父要我别太在乎灯火钱,学习要紧,保护好眼睛要紧。那一刻,我的心里暖暖的,像贴着灯火。

又过了几年,村子里通了电。不少人家装上了电灯,我家仍旧用着煤油灯。因为装电灯要一笔初装费,家里舍不得。中学里的作业多了,有时躺在床上我还在想着某道习题。一次临近考试前,睡在床上的我忽然对白天没做出的一道习题有了思路,就起身想点起灯来看看,一不留神将灯罩子碰掉在地上。灯罩摔碎的声音惊醒了祖父,祖父连忙起来擦亮火柴,看到灯罩碎了一地,他啧啧惋惜,但嘴里却说没事没事。我默默地蹲在地上捡拾灯罩的碎片,不想又让碎玻璃片扎破了手指。那一刻,我看到祖父油灯下闪着自责的目光。

第二天,祖父就把家里的一头还不太肥壮的猪给卖了,请人接通了电灯。祖父说,日子虽然紧点,但有了电灯,你们晚上就可以安心在电灯下读书做作业了……

坐在明亮灯光下的我,还时常想起点煤油灯的日子,想起一家人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夜晚。煤油灯灯光虽然昏暗,却很柔和,也很温馨,让人心间弥漫着简单的幸福。如今,尽管煤油灯离我们越来越远,但它却一直亮在我心里,温暖着我的人生。

又见蚬子

□严阳

早晨在农贸市场买菜,惊讶地发现有人卖蚬子,并且体量挺大,约莫两三只就可以达一两。

蚬子是一种水生贝类生物,50年前,在我家乡的河道、水塘几乎到处可以看到。炎炎夏日,人们到水里游泳消暑,顺便摸些蚬子,往往不费吹灰之力,就能一摸一大盆,所以,蚬子的价格是相当便宜的。另一方面,蚬子的味道十分鲜美,夏日里冬瓜蚬子烧汤、韭菜爆炒蚬子,都是常见的美味。只可惜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直到近些年,蚬子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环境污染,而蚬子是一种对于水质高度敏感的生物,在这样的环境里,它可受不了。

能够再次看到蚬子出现在农贸市场,出现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,是件让人心开的事儿。不仅因为我们又与这位老朋友见了面,而且因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高度重视环境治理,保护水体已经取得一定成效:蚬子能够生存的水体,其水质一定还不错;而当河道、水塘的水质较高的时候,足以表明我们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,健康水平可以因此而得到提高。

不能不说的是,早些年,因为环境污染,我们已经受到了一定的惩罚。举例说,我40多年前插队的那个生产队,这些年中,因为各种癌症而过早去世的近两位数,可谓触目惊心——发展生产的目的,并不仅仅在于获得丰富的物质,更重要的是高质量的生活,而高质量的生活,最终指向的是健康与长寿。

严格执行各种措施,加强环境保护,无疑是今天我们能够又见蚬子的重要原因。但是,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,所以,眼下阶段性的成果远没有到可以放松的时候。过去我们可以在河道、水塘中淘米洗菜,但是现在,你敢吗?

所以,又见蚬子,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继续抓紧、抓好环保,进一步提升人居环境的动力,而不是休止符。

母亲的画儿

□古剑

世上最难画的画是母亲,世界上最有名的画也是母亲。闭上眼睛,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幅母亲的画儿:

残红洒满西山,空气里的温热依然在余晖里的翻腾,母亲,头上裹着一条旧毛巾,扛着锄头,从田间冒回来,夹着满身的土味、草味。手里的大挎篮未及搁下,鸡鸭鹅羊便撒野似的奔过来,欢呼雀跃,哄抢挎篮里“宝贝”。母亲一边“点名点将”,怕少了去哪里戏耍的花公鸡或是黑头鸭;一边俯身从老井里吊上另一只小篮筐,阴凉着半个糯米锅巴,开水一淘,便是傍晚里香喷喷的泡饭了。

这便是停在我心里,母亲的一幅

画儿,如果可以着色,我会在母亲周围皴染大片大片的红,太阳的红,暖暖的红。

母亲没有母亲,在还未吸上几口

奶的时候,她就被扔在村口。膝下已

有六个子女的祖母收留了她,祖父是

那种随性子的人,孩子再多,锅再难

揭,他总是不急不愁的样子。祖父很

喜欢这个和他一样属虎的孩子,有点

母亲不识字,但她常教我,看书要

看“正书”。母亲眼里的“正书”,就是

学校里的课本。那些小人书、图画本

之类的,统统都是她眼里的旁门左道,属于“歪书”。不过还好,水浒、西游之类,因与那些课本开一般大小,

所以母亲还是默许了。母亲会从书籍的装帧上对它们进行天然地选择,就像她看人一样,不允许我和那些膀大腰粗的细“妻子”一起要。

母亲不识字,但她常教我,看书要

看“正书”。母亲眼里的“正书”,就是

学校里的课本。那些小人书、图画本

之类的,统统都是她眼里的旁门左道,属于“歪书”。不过还好,水浒、西游之类,因与那些课本开一般大小,

所以母亲还是默许了。母亲会从书籍的装帧上对它们进行天然地选择,就像她看人一样,不允许我和那些膀大腰粗的细“妻子”一起要。